

文学评论

风过留痕,诗藏万象

——赏析刘国安诗歌的审美意蕴与精神内核

□李燕

风过无形,却在湖面留下了层层涟漪;风过无痕,却在山谷激起了清脆回响。读刘国安的诗歌,便在这有形与无形、有痕与无痕的交织中,感受他内心世界的万马奔腾。

隐喻手法呈现艺术审美张力。隐喻是诗歌的灵魂,它让抽象的情感具象化,让平凡的事物深刻化。

《承重墙》以农民工的劳动场景为切入点,用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层层铺陈的描写,让平凡的劳动绽放出蓬勃的诗意。装修屋里,各种工具与材料各司其职,电钻、角磨机等的轰鸣声交织成乐……看似杂乱的场景,实则是为结尾的隐喻蓄势。“几枚钉子强行闯入/外头要避风挡雨/里头要忍受钻心疼痛/承重墙是一道顽强存在”,此处的“承重墙”超越了建筑构件的本身,成为千千万万在生存压力下负重前行生命个体的象征。他们扛着生活的风雨,忍着内心的苦楚,却成为家庭、社会的坚强支撑。而“防水卷尺”更将工具的功能巧妙转化,让冰冷的测量仪器成为感知人情冷暖的媒介。“柳棍将时空琢成几个鲜红血泡/以喂养我葡萄前行的/执着与卑微”则运用通感手法,将抽象的“时空”转化为可触摸、可感知的具象,拉满了诗歌的情感张力。

《冬不拉》则以少数民族乐器为题,用冬不拉来为生命旅程伴奏,立意新颖而精准。诗人开篇便将生命比作“庄稼”,在“郁郁葱葱”的长势里,藏着“氮肥过量,倒伏成为困境,每一寸肉身深陷泥沼”的危机。这恰是人生的境遇,过于用力追求,反而适得其反,陷入困境。紧接着,“弹片/依偎在伤口周围”更将这种困境推向极致——“弹片”并非制造伤口的元凶,却在伤口旁虎视眈眈,既暗示了生命中那些潜在的风险与二次伤害,又营造出险象环生的紧张氛围。这与“有人把伤口当绣布/用万针刺绣,绣朵雪花”,对生命创伤的体悟何其相似!那些遭遇与伤痛,终会成为过去式。正如诗人所言:“乘兴而来,败兴而归/都是人间抵

达”。生命从相遇告别,思想从困感到通透,人间从混沌到清新,所有的经历都是为了“抵达”,所有的过往都将累积成生命的厚度。

烟火细节构成温润情感底色。亲情,是人类最真挚、最厚重的情感,是诗歌永恒的创作母题。刘国安将亲情刻画得真挚动人,让诗歌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。他的亲情就藏在胡柚与红薯的滋味里,藏在母子间的叮咛里。

《胡柚与红薯》以“树的上面,写满命运的‘空’”开篇,便勾勒出生命的本质。树的上面是无垠的天空,正如人们赤身而来,即便裹挟着人间烟火的皮囊,最终也将归于“空”,字里行间满是对生命的唏嘘与感叹。“岁月被梯搭成异面直线/在转角处寻觅,互为旁白”,自然将数学语言融入诗歌,更是别出心裁。用“异面直线”交代时光与生命轨迹的关系,这看似并行但永不相交,却又在岁月的角落里相互陪伴,表述极为独特。而“我刚来,正好你在”,则道尽了缘分的美好。

《母子语法》则聚焦于诗人回家与母亲共度的时光,以做蒿子粑粑的日常场景为线索,将母子间的默契刻画得淋漓尽致。“跨进家门的刹那/听到母亲的回声/像路由器迅速找到WiFi信号”,这一比喻生动又贴切,把母子间心有灵犀的情感具象化,让人瞬间感受到那份无需言说的亲近。灶膛边,母亲边递着柴禾,边“语重心长”地向诗人唠叨着做人的道理,字字句句都是藏不住的爱;而诗人则反倒叮嘱母亲,莫因节省就吃剩饭剩菜,也别为节约电费就摸黑上下楼。母亲习惯用“过去时”,而诗人偏爱用“祈使句”,句式的差异背后,是母子角色的不同,更是爱的不同表达方式。

宏大叙事彰显独特地域精神。刘国安将历史事件、人物命运与地域精神融为一体,以雄浑的叙事笔触,回溯历史烟云,致敬文化先贤,彰显地域文化的清奇风骨,有着“文化史诗”的余韵。

《水火共舞》以对立的意象为题,开篇便奠定了历史

基调。“大禹治水,划定九州”,浓缩了上古时期的治理智慧,体现了“天下统一”的政治理想,也为荆州的历史叙事埋下伏笔。荆州作为楚文化的发祥地、三国文化的荟萃地,其历史底蕴早已融入山河大地。随后,诗人笔锋一转,写“祝融后代在灶台前/冶炼‘不服周’的基因”,将楚人的抗争精神与湖北方言相结合,幽默风趣又生动形象。“不服周”是常见的湖北方言,体现了楚人不服输的性格,同时暗射了对周朝统治的抗争精神,让历史人物无比鲜活。诗人对“火”与“水”,有着独特的解读:“火”是楚人奋勇争先的性格写照,是楚人刻在骨子里的基因;“水”勾勒出荆州地势低洼、河湖交错的地理特征,也注定它屡遭洪水之扰。“火是水的马前卒/水是火的一个卷舌音”,诗人以反常的意象错位,打破了“水火不容”的传统认知,让对立的意象形成互补与共生,既暗合了荆州“因水而兴、因火而旺”的发展轨迹,也为“良水善治”的理念铺垫,余味悠长。历史的尘埃终将散去,但今日荆州尽展芳华。诗歌的结尾,诗人赋予了荆州更多的期待与祝福。

《一枚粽叶,托着一根肋骨穿水而来》则将目光转向屈原。诗人用“肋骨”这一意象赋予诗歌沉重而坚韧的内涵——肋骨是身体的关键部位,支撑生命,寄托情感。在这里,它既象征屈原对楚国的赤诚之心,也暗指他宁死不屈的品格。在春秋战国乱世之中,屈原怀揣“富强之梦”,毅然走上一条独木桥,以孤勇之气对抗整个贵族,却难以撼动“虎狼的食物链,弱肉强食”的现实,也终究无法改变楚王朝覆灭的命运。在那个悲情的五月,“杜鹃衔着悲歌/一蓬蒿草遮挡不住腥风血雨”。屈原虽去,但他留给世人的精神财富,构成地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重要基石。

刘国安的这些兼具锋芒与温度、格局与情怀的诗歌作品,正是他“扎根于现实土壤,却又闪烁着理想光芒的精神贵族”诗学主张的生动体现。

书香一瓣

赤壁一遇千年

□李迎春

元丰五年,乌台诗案已过去两年,心情跌到低谷的苏轼,在黄州的山水间消磨了七百多个晨昏。直到他踏上赤壁古战场的那一刻,胸中翻涌的豪情与愁绪再也按捺不住,一首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,让他与千年前的周瑜,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相遇。江风掠过矶头的衰草,吹起他的布衣一角,也吹开了他被掩藏的一场英雄心事。

这是一场属于两个时代“顶流”的邂逅。苏轼的才名在北宋自是无人不晓,而周瑜呢?他可是三国里妥妥的“男神”——模样俊朗,懂音乐,“曲有误,周郎顾”的典故流传千年,身边还有小乔这样的美人相伴。这股风流人物,恰好戳中了宋人的审美点。在偏爱风雅的大宋,周瑜简直就是为宋词而生的男主,难怪苏轼会写下“遥想公瑾当年,小乔初嫁了,雄姿英发”,字里行间全是藏不住的钦慕。

周瑜的人生,从来都是和东吴的兴衰绑在一起。遥想当年赤壁之战,他一把火烧退曹军百万,何等威风。而在国力渐衰,边患不断给的宋朝,多少热血男儿都盼着能像周瑜一样,扫除边患,成就一番伟业。苏轼笔下的周瑜,手摇羽扇,头戴纶巾,谈笑间就让敌军的战船烧成灰烬,这份潇洒从容,正是无数宋人心中英雄该有的样子,也是苏轼在困顿里,多少回梦中出现的镜像。在周瑜身上,藏着苏轼最炽热的理想。

站在赤壁矶头,苏轼望着滔滔江水,满脑子都是周瑜年少成名的意气风发。曹操兵强马壮,刘备坐拥汉室正统,孙权贵为一方君主,可在苏轼眼里,唯有周瑜,才算得上真正的“风流人物”。那时的苏轼,贬谪黄州,一无所有;而周瑜,早已功成名就,青史留名。望着如画江山,想着古今豪杰,苏轼只能摩挲着自己鬓角的白发,叹一声“人生如梦”,将一杯酒洒向江月,把贬谪的辛酸,都融进这江风里。他追怀的哪里是周瑜,分明是那个渴望重回朝堂,怀着“致君尧舜上”理想的自己呀。

乌台诗案后,苏轼总说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,看似洒脱,心里却从没放下过家国百姓。而与周瑜的这场隔空相遇,就像一束光,照亮了他被贬生涯的阴霾。就算平日里他谈佛修道,一刻不停地寻求着内心安宁,但只要一想到周瑜的担当与伟业,他便坚定地给起儒家济世安民的理想,望着远方的京城,念着眼前的黎民。他心里装着,从来都是古人遗迹里的风骨,和自己未曾实现的抱负。

苏轼和周瑜,明明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。一个佳人在侧,指点江山,一个亲友离散,躬耕东坡;一个少年得志,名满天下,一个老大无成,仕途坎坷。可细品之下,他们又如此相似。一样的儒雅有才,一样的胸怀壮志,一样的心怀天下。苏轼觉得周瑜圆满,爱情事业双丰收;可他自己又何尝不是——朝云相伴左右,老友未曾离去,百姓待他如同家人般亲热。比起周瑜,他不过是多了几分苦楚,难磨出来的坚韧,多了几分历经风雨后的通透。他用那份独有的豁达,爱着眼前的赤壁风光,爱着周瑜这样的千古英雄,也爱着自己满是坎坷的人生。

原来英雄不会被时光淹没,失意时的仰望、困顿中的坚守,从来都能彼此间找到共鸣,哪怕是跨越千年。唯有周瑜,方可慰藉苏轼的豪情与失意;也唯有苏轼,能为周瑜的故事添上宋人的风雅与风骨。

在赤壁的江风里,这场跨越千年的相遇,成就了华夏文坛里一段最浪漫的最佳话。

人生如书,且听下回

□鲁一谦

我们中有很多人是作为一个局内人活完了一生,被身侧的悲欢离合,被时代的起落兴衰,裹挟着。然而,阿德勒提醒我们,经历的价值随态度而变。但依我之见,在落魄低谷处境打精神昂扬步履未免流于盲目的乐观,于花团锦簇间提心吊胆疑神疑鬼实在有煞风景之嫌,我们不要为“换位角度看事情”而生扭捏转出一个“居安思危”或“临危不惧”的态度,因为这种态度终究是你沙上建塔而生,并非源自内心的有条不紊。我要说,审视生命,须有个“纲领性”的总态度,要像欣赏一部煌煌巨著般欣赏人生经历。

我之所以这么说,是因为生命的构成,与一部伟大小说的构成太相类似了,可总有人把它当作史书来读。二者有很大不同。我说的“史书”仅指对历史的叙述,而非历史本身,就像大唐总被安史之乱割裂成开元与天宝,事实上,繁华与衰颓间未必真就隔着道明分的天堑,但一切尘埃落定后,人们可以那样划分以便于研究。同理,人的一生的个个里程碑,不是在我们身处其中时划定的。我们感受的人生更像《红楼梦》,笔墨庞杂,内容多由“晨起洗漱”“席间行令”的琐事堆叠成,其中哪件事单独拿出来不能说是漫长岁月间的过眼云烟?但正是大观园内的无数次嬉笑、拌嘴串成了千红一哭,万艳同悲。同样的,我们的经历往往琐碎且无序,而生命的长河,正是由它们日日夜夜年轮联结出来的。

总之,经历连续,经历在流动。我们不该像一个刀笔吏那样给自己生命中的某个片段标榜上“成”或“败”,而是要像一个文学评论家般,站在一个“跳了出来却隔隔太远”的点,去摸算命运行文间的草蛇灰线。历史学家看的是结果,是冰冷的定局;文学评论家看的是过程,是温暖的流转。生命的结果,穷尽了也是化归于尘土,这抔土曾经的伟大或卑劣留待别人评说,我们只需要演好它的“曾经”,体悟那个“过程”,当一个好的文学评论家。

那么,文学性审视应如何实现?理性抽离。还是看《红楼梦》,读到黛玉那凄绝的《葬花吟》,难道我们不看书中的宝玉一样,直接“哭倒在山坡上”么?不,暂且不看红学家们的众说纷纭,就看最普通的读者,也是把这段笔墨当珍珠仙子的人格宣言来读,而非非曲直去论那纸上的“残红”。同理,无论身处世俗意义上的低谷或高峰,我们要试着以理性的赞赏眼光为刃,去破开迷障,拷问:某段晦暗的叙事是否极泰来的折点还是大厦将倾的征兆?两三句亮眼的描述是危机潜伏还是辉煌先声?要是能判断这样的问题,那么,你就把自己欣赏明白了。

能把自己的生命欣赏明白的人,自然能活得明白。说两个耳熟能详的例子。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里历数周文王、孔子、屈原一系人的遭际,他在做一件事:跳出自己,放眼古今,再回过头,审视自己——这样,才知道,轮到自己去当那个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的人了。所以说他是懂文学的史学家,这样的人才能写出无韵之离骚。再看屡遭贬谪的苏东坡,莫非他在黄州、惠州、儋州时,每日近乎没心没肺地相信一切都会变好?不,那从来不是自欺欺人的强颜,而是读懂自己后由心而发的一种轻松。此心安处,便是吾乡。心如何能安?在于确认自己是苏轼,那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潇洒灵魂。

回到阿德勒的那句断言,我擅自为他作个注:态度是审美的眼光,经历是待赏的章句,而我们本身就是由经历砌成的伟大巨著,当用了一种合宜的态度来审视自己,我们生命的价值方能显现。那些起伏伏何足以及终日系挂于心上呢?它们不都各成一种美吗?等待不息的叙述者时间为你展开未静的经历吧,收取那惶惑与焦躁,读书最需要的就是心静,欲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

新书推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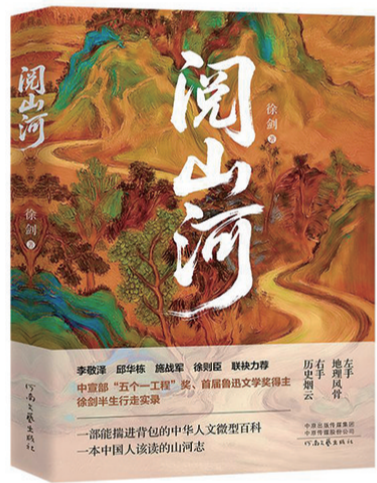
以山河为镜,在行走中读懂中国

近日,由首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徐剑创作的文化行走之书——《阅山河》出版发行。该书将地理风貌、历史记忆与精神价值融为一体,是一部兼具知识密度与文学温度的当代人文读本。

《阅山河》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风景游记,而是一部写给“在路上”的读者的行走人文百科。作者以多年实地踏访为基础,从秦长城、西藏雪峰、泉州古渡、鹅湖书院等地标性空间切入,把看似静止的山河,重新还原为流动的历史现场与思想现场:在长城之上,读懂“守土安邦”的国防智慧;在高原深处,触摸信仰与自然共生的文明传统;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古渡口,复原商贸往来与文化交融的真实图景。

全书以“山河”为线索,串联起地理肌理、历史演进与人文精神,帮助读者从“到此一游”的表层观看,升级为读懂中国的深度理解。对青少年读者而言,它是连接课堂知识与真实世界的生动补充;对旅行者而言,则是一位随身携带的“人文导游”和“行走知识库”。

徐剑兼具军旅作家的沉雄笔力与文学写作者的细腻感知。《阅山河》凝结了他半生行走中国的经验积累与写作思考,文字中既有山河壮阔的历史纵深,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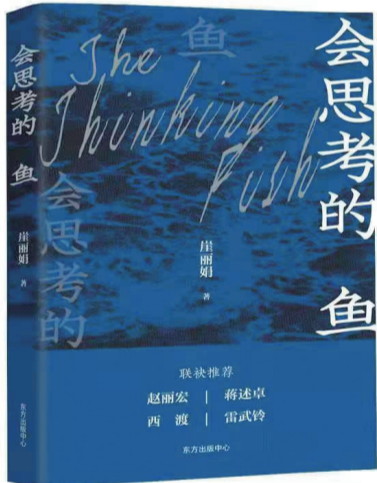


不乏日常生活的温情细节。

《阅山河》把历史、文明与人生写进脚步之中,被认为是一部兼具文学高度与文化厚度、值得长期收藏与反复品读的当代行走经典,李敬泽、邱华栋、徐则臣、施战军等文学名家联袂推荐。它不仅带领读者重新认识脚下的大地,也在行走与阅读之间,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、安放自我的方式。

诗人在静寂的凝视生活

□陈啊妮



浪漫和安静的女人如果有了语言的声音,那些日常的琐碎,万物与生命中的微光都会成为她撰写内心情感的音调,诗人屋丽娟的诗集《会思考的鱼》是别样的,或更具个体化的深层思考。

这部诗集的名字很醒目,抽象又动感,兼具现代感和哲学意味,正如作品的建立,诗人十分深入的探索着看似琐碎的日常,细水流长的平静万物,诗人的情

感、心态、思想都有迹可循的在纸上渐渐显形的时候,可以感知,屋丽娟内心的细腻与柔和,敏锐与忧思,慈悲与隐痛是纤毫毕露的,文本的外松内紧形成一种深思又固守中的执意,生活本身是无意义的,时间也是,问题的关键是诗人怎样看到它的意义,用怎样的诗歌观念去赋予,比如《时光把诗雕琢成标本》《你不必说孤独》《穿越岁月的代词》。

《会思考的鱼》呈现一种更纯粹,更复杂,更带有生命力色彩的诗学审美,这些其实也与屋丽娟的工作属性息息相关,比如第二辑的《对话》就有鲜明的现代文化意识与碰撞,一种命定的写作思想线索,从自身熟悉的领域去创作,去热爱,去深入,一份诗歌的专注精神是值得赞许的,多么平凡的日子诗人其实都允许它们开出一朵朵小花,吹出一串串生活里“鱼形”的思想泡泡,这种诗意的思想结晶,也是屋丽娟独立不倚的女性魅力所在。

诗人屋丽娟是成熟的,通透的,也是良善的。诗人在静寂的凝视生活,与自然发生了心灵互复,终至涤荡灵魂的语言自我剥离。

墨香寻踪

一部明刻柳集里的五百年风雅

□沈丹

在荆州市图书馆恒温恒湿的古籍库里,时间是以纸页的脆黄程度来计量的。当我拂去蓝布画套上的微尘,这部488岁的《柳文》便在指尖苏醒——纸寿千年,墨分五色,而比文字更动人的,是那些铃印在朱丝栏间的流转与守望。



① 阎庵先生题跋;② 阎庵先生(夏孙桐);③ 江阴夏氏观所尚斋收藏金石图籍之印;④ 李惺樵手书补阙。

侧记:“十五年前在沪上侨居,点读一遍,杂录诸家语于上,方闻下已意,尚非率尔。他日儿辈毋忽视此本。丙寅七夕偶检记之,闻庵时年七十。卷中朱笔点校,乃日本人所为,不足道。原阙二叶,李惺樵同年为予录补入,附识良友之助。”

跋文平淡,却藏着三重景深:其一,是七旬老翁对十五年前沪上侨居岁月的追忆,那一刻的阔庵先生,正将家国身世沉入柳子厚的邵州刺史任上;其二,是学人风骨——对日人校笔的“不足道”三字,举重若轻,是民国知识分子对我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捍卫;其三,是同年好友李惺樵手录补阙的君子之道,那两页佚文,补上的不仅是文献的残缺,更是乱世中守望相助的温厚人情。

读至此,仿佛与先生对坐:窗外是民国十五年的七夕月色,案头是酒痕墨渍斑驳的柳集,我们隔着时空,为一本好书的命运同悲共喜,为一段学林佳话抚掌击节。这不正是藏书家所谓的“与古人精神相往来”?

守护:成为故事的讲述者

作为古籍守护者,我时常觉得,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修复纸张、编制目录,更是为这些凝固的时间重新注入心跳。当指尖抚过夏孙桐的题跋,我在想:这部《柳文》在488年后依然完好,尤其是过日本人之手竟能尚存,或许正因为它承载的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故事——从嘉靖刻书到义门批校,从江阴夏氏到荆州馆藏,纸张易脆,我中华文脉不坠!

每一次展卷,都是一次跨时空的击掌;每一部善本,都是一封未寄出的长信。而我们,有幸成为这些信件的邮差,将五百年的风雅与坚守,递交给下一个百年的读者。

版本的“骨相”与“风神”

鉴书如识人,首重“骨相”。明代嘉靖刻书,字体方正硬朗,恰如正德嘉靖间士人的峻峭风骨:横较竖重,顿挫分明,一笔不苟的仿宋字下,是刻工留于版心的刀笔印记。此本半叶十一行,行二十二字的白口双边格局,正是嘉靖刻书的典型风貌。

至若“风神”,则藏在校勘者的朱墨批注里。清初何焯(zhuō)义门先生以毕生心力浇灌此集,其批校被后人奉为“存真复原”的典范。这位长洲(今苏州)考据大家,以茶仙之号誉饮江南,其墨迹与此本相遇,遂使明刻的清朗骨相,平添了清代校勘学的渊深神韵。一部书,两代学风,此刻在纸页间会心交融。

流转的“血脉”:从江阴到荆州

版本是骨骼,藏印则是书籍的脉管中流淌的血液。此本钤有“江阴夏氏观所尚斋收藏金石图籍之印”,印主夏孙桐(1857年-1941年),这位光绪十八年的翰林编修,一生游走于学术与政事之间,既参与纂修《清史稿》,又主笔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。其“观所尚斋”中,宋元旧槧(qiǎn)与金石拓本并陈,此册柳集正是他百城坐拥时的案头珍秘。

一枚藏印,勾勒出一个个时代的文化版图。江阴夏氏之后,此书何时入荆,已不可考。但正是这不可考,为善本平添了几分“流水落花春去也”的苍茫况味。从太湖之滨到江汉之渚,五百年来,它曾多少灯前掌过,几代手中读过过——这未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“永宝用享”。

题跋:与古人击掌为盟

藏印无言,题跋则是有声的叹息。夏孙桐在丙寅七夕(1926年)留下的手跋,堪称一部浓缩的民国学术